

2025年印順導師思想
巡迴講座暨座談會

平凡一生·遊心法海
——正法思惟中與聖賢為伍

1
Part

《平凡的一生》(重訂本)導讀

圓波法師

【目次】

一	一生難忘是因緣.....	A-3
二	出家難.....	A-4
三	普陀·廈門·武昌.....	A-7
四	誰使我離開了普陀.....	A-9
五	最難得的八年.....	A-12
六	三部書.....	A-14
七	業緣未了死何難.....	A-16
三〇	老年病更多.....	A-18
三四	我缺少些什麼.....	A-21
三五	最後的篇章.....	A-24

《平凡的一生》（重訂本）

釋圓波編，2025/02/28

一 一生難忘是因緣（pp.1-3）

我今年九十三歲，出家也已經六十多年了。在這不太短的歲月中，總該有些值得回憶的吧！平凡的自己，過著平淡的生活。回憶起來，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，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！我的一生，無關於國家大事，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興衰。我不能救人，也不能殺人。平凡的一生，沒有多采多姿的生活，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跡。平凡的一生，平淡到等於一片空白，有什麼可說可寫的呢！

靜靜的回憶自己，觀察自己——這是四十八歲以後的事了。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，向前流去，流去。忽而停滯，又忽而團團轉。有時激起了浪花，為浪花所掩蓋，而又平靜了，還是那樣的流去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不但落葉不明白，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。只覺得——有些是當時發覺，有些是事後發現，自己的一切，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。因緣，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有些特殊因緣，一直到現在，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。

人生，只是因緣——前後延續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，因緣決定了一切。因緣有被動性、主動性。**被動**性的是機緣，是巧合，是難可思議的奇跡。**主動**性的是把握、是促發、是開創。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，我是順應因緣的，等因緣來湊泊，順因緣而流變。如以儒者的觀點來說，近於「居易而待時」¹的態度。但過分的順應，有時也會為自己帶來了困擾。在我一生中，似乎主動的想這想那，是沒有一樣成功的。就如臺北的慧日講堂，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擾。我這樣的順應因緣，也許是弱者的處世態度，也許是個性的適合，也應該是夙生因緣，引上了出家學佛之路（學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，出家要個性適合於那樣的生活方式才得）。從一生的延續來看自己，來看因緣的錯雜，一切是非、得失、恩怨，都失去了光彩而歸於平淡。

我是眼高手低²的，所以不自覺的捨短用長³。十三、四歲開始，就傾向於丹經⁴、術數⁵、道書、新舊約，而到達佛法。對佛法的真義來說，我不是順應的，是自發的去尋求、

¹ 《中庸》〈第十四章·素位章〉：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

君子按照自己現時所處的地位來等候天命的到來，而小人則企圖以冒險的行為來求得偶然成功或意外地免除不幸。

² 眼高手低：比喻要求標準高，而實際執行能力卻很低。

³ 《漢書·卷三十·藝文志》：「若能修六藝之術，而觀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」舍短取長：捨棄短處，擷取優點。

⁴ 丹經：講述煉丹術的專書。晉葛洪《抱樸子·金丹》：“凡受太清丹經三卷，及九鼎丹經一卷，金液丹經一卷。

⁵ 術數：謂以種種方術，觀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現象，來推測人的氣數和命運。也稱“數術”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列天文、曆譜、五行、蓍龜、雜占、形法六種，並云：“數術者，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。”但史官久廢，除天文、曆譜外，後世稱術數者，一般專指各種迷信，如星占、

去了解、去發見、去貫通，化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。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，也許比那些權力宣赫者的努力，並不遜色。但我這裡，沒有權力的爭奪，沒有貪染，也沒有瞋恨，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。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，盡著所能盡的努力。

「一生難忘是因緣」，我不妨片段的寫出些還留存在回憶中的因緣。因緣雖早已過去，如空中鳥跡，而在世俗諦中，到底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

二 出家難 (pp.3-10)

(二十歲)

民國十四年（二十歲），我讀到《莊子》的馮夢禎序文：「然則莊文郭注，其佛法之先驅耶」！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興趣。對於佛法，我沒有師友的引導，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。

(二十三歲)

十七年清明後八日——閏二月二十三日，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⁶病中去世，引起我內心極大的震動，不知所措的悲傷。九月（附註：本文的年月，都是農曆）裡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死了。

(二十四歲)

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，父親又在病了兩個多月，終日安詳地睡眠中去世（極可能是肺癌）。一年多來，一直在求醫求藥，辦理喪事，似乎人生只是為此而忙碌。內心的沈悶抑鬱，在近年來佛法的熏習下，引發我出家的決心。⁷

「出家難」，對我來說，不是難在出家的清苦生活，而是難在到那裡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幾華里的小天地裏，在這一區域內，沒有莊嚴的寺院，沒有著名的法師。有的是香火道場，有的是經懺應赴。我從經論得來的有限知識，不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，我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。而且，離家過近，也會受到家族的干擾。我在書本上，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，但並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況。我是內向的人，不會找機會，主動的與人談話，扯關係，所以沒有熟人，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像中，一個外來的年輕人，沒有介紹，有誰會留他出家呢！如何實現我的出家目的，實在是太難了！

卜筮、六壬、奇門遁甲、命相、拆字、起課、堪輿、占候等。

⁶ 卒：2.末尾；結局。3.終於，最後。

⁷ 《平凡的一生》（重訂本），pp.219-220：

中醫老師沈子春先生，請我在他家的廳堂，成立一小學，十七年（二十三歲）起，我就在沈府教學了！我在沈老師家，從前學醫而傾向於道家方術的尋求；七年以後，又在沈老師家教學，卻形成了另一傾向，這裡真是我的殊勝因緣。在沈府教學，專心於佛法的探求，從三論、唯識而擴展到一切。我在佛法探求中，面對家鄉（五十多華里地區）的佛教，不但神佛不分，更衰落到僅存經懺佛事。覺得佛法與現實佛教的差距太大，有了出家專心修學佛法，自利利他，弘揚純正佛法的意欲。在沈府僅兩年半，而這一期間，卻遭遇了意外的因緣。十七年（二十三歲）春，晚年健康的慈母，突患肋膜炎而死了。秋天，共住祖宅的叔祖父士淦公，因肺病去世。十八年（二十四歲）夏，父親又在終日安詳睡眠中去世。「諸行無常」，「愛別離苦」，我在憂苦不堪中，成就了出家學佛的決心。

（二十五歲）

因緣終於來了！十九年（廿五歲）五月，報上刊出大幅廣告——「北平菩提學院招生」。主辦者大愚法師；籌備處是「北平東四⁸馬大人胡同⁹齊宅」。秋季開學，遠道的可以通信考試。資格是男性；二十歲以上，三十歲以下；僧俗兼收。這一消息，如昏夜明燈，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。我想，在三年修學中，總會熟識幾位出家同學，介紹到那裡去出家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就這樣滿有自信的，決定進行出家的計劃。

試題是「佛法以離苦得樂為目的論」。得到的覆信是：「考試及格，准予入學」。但又附帶說：「開學時間，另行通知」。到了六月，我天天看報，天天等待開學的通知，而開學的消息，卻始終沒有。我越等越不耐煩，越是急於修學佛法了。當時的天真想法，橫豎要開學，遲幾天也沒關係，不如到北平再說。我就在閏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，踏上了離家（浙江省海寧縣）出家，充滿光明遠景，而其實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。

到了上海，等輪船到天津，再搭火車到北平。那時，正是召開擴大會議，中央空炸懷仁堂的時節。我到「齊宅」去探問，回答是：「籌備還沒有就緒。開學沒有確定期間，遠道的應等通知再來」。這一下，我可有點惶惑了。在臥佛寺（也許是臥龍寺）佛經流通處，選購了幾冊佛書。談起菩提學院，這才知道學院是告吹了。一向被軍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師¹⁰，在閻馮戰爭的逆轉中，失去了信任與支持（大愚法師從此就無聲無息的被人遺忘了）。這一次戰爭的勝負，與我無關，而我寄于無限（出家的）希望的菩提學院，卻被弄得無影無蹤。我該怎麼辦呢？辦法是沒有的，北平是那樣的生地人疏，連一個熟人也沒有。不曾出過遠門的我，對於北平方言，聽來異常驚扭，連「前門外」都不能順利的聽懂。這裡是不能住下去的，回到南方再說。這樣，又坐火車，搭輪船，回到了最近來過的上海。

上海是那樣的繁忙，那樣盡情歡樂的都市。而我在上海的旅館裡，除了對經書出神而外，卻沒有事可做，沒有地方可去，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。呆住了幾天，想起寧波的天童寺，於是又搭輪船到了寧波。問起天童寺，才知道人力車是不能到達的。先要搭小船，還要步行兩小時。天童寺交通不便，我的希望又動搖了，消失了。無事可做，無地可去，無

⁸ 北京市東四區，北京市已撤銷的市轄區。1952年由北京市第三區和第五區部分合置。在今北京市區東部。因東四牌樓（簡稱東四）在本區，故名。

⁹ 馬大人胡同，位於東城區東四北大街，是明清、民國時的舊稱，因明朝在這裡居住過一個叫馬定的大人，而有此稱呼；到新中國成立，這條胡同更名為育群胡同。

*胡同源於蒙古語 gudum。元人呼街巷為胡同，後即為北方街巷的通稱。

¹⁰ 《太虛大師年譜》，pp.290-291：

三十日，大師應（大愚之）印心精舍之歡迎，講「去歐講學及經過之一斑」，體參記（海十、五「佛教史料」）。時大愚在滬弘法，由陳元白為之揄揚。自謂廬山閉關念佛，得見普賢現身，授以心中心咒。好言宿命，以神奇惑世，哄動全國（自傳十一）。是夏，王森甫等頗為所惑，大師告以：「大愚偶言人宿命，事無可稽，徒益人疑謗，皆不應傳述。凡此鬼神亦優為者，佛法行人勿存心念將以為逗人方便！其被此等方便引生之信心，大抵迷信，徒長鬼神教之焰，反蔽佛光」（致王森甫陳仲喈書）。

大師以大愚「多預言世事，談人宿命，以神相駭異，遂屢書戒之」（海十、九「大師啟事」）。不聽，其徒屬且有誹毀大師者。時印老（「五月二十九日」）復某居士書，痛斥大愚，亦引起大愚徒屬之諍論。迨閻馮之戰失敗，大愚始鍛羽潛形。

話可說，又在旅館裡呆了幾天。呆著不是辦法，但沒有一個熟人，沒有勇氣向人訴說要出家的我，有什麼辦法呢！忽然想起，南海普陀山離寧波不遠，不如去普陀山禮佛敬香。這樣，我又到了普陀山。

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錫麟堂。我以香客的身分，坐了兜子，前山後山的去逢佛敬香。普陀山寺廟多、和尚多、香客多，而我還是那樣的孤獨，心裡一片茫然。第三天下午，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書，一位青年香客，見我所看的是佛書，就自我介紹：南通白蒲人，姓王，他這次是來普陀山出家的。我聽了，幾乎失聲的叫起來。我說：「同道，同道——王先生！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」——這是我離家以來，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內心的祕密。這樣的志同道合，片刻間成為知己，成為茫茫人世的良伴，商量著到那裡去出家——找一個理想的地方。王君隨身帶來的，有一本《普陀山指南》。仔細檢閱，從大寺到小廟，從小廟到茅蓬，發見在「般若精舍」下，寫著「藏書極富，主持者有道行」幾個字。當下商量決定，第二天上午，專誠去般若精舍拜訪。

般若精舍是屬於普慧庵的一個茅蓬。我們到了目的地，見房屋不大，雙門緊閉。好久，才有一位（只有這一位）嚴肅而安詳的老和尚出來開門。聽說我們想研究佛法，就為我們略說佛法大意。我們說：錫麟堂香客往來太多，我們想找一處僻靜的所在，安住幾個月，對佛法作初步的參研。他向西南角一指說：「有，離這裡不過一里路，有個俗名天后宮的福泉庵。當家是福建人，香客也都是福建人，一年不過三、四次，平時非常的安靜。我也不用介紹，你們說般若精舍老法師指導來的就得了」。我們向他謝別，就向福泉庵來。出來招呼我們的，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師。我們說明來意，他就去徵求當家的意思。當家的來了，是一位白髮白鬚的老和尚。當家的只是點點頭，說了兩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話（原來是帶有閩南語韻味的寧波話），大意是好的，好的。這樣，我們下午就移到福泉庵來。我與王君同住（樓上）一室，在宗湛的隔壁。

第二天傍晚，王君——其實是姜君的哥哥，追蹤而來。說好說歹，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，又只剩了我一個人。我與宗湛還談得來，見我認真地在閱讀經論，就為我介紹。十月十一日，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，法名印順，號盛正。那位白髮白鬚的當家，就是我的恩師上清下念老和尚。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，原來是太虛大師的戒兄，被虛大師稱譽為「平生第一益友」的昱山上人。我的出家，曾經得到他的指示，所以出家後，順從普陀山的習俗，禮昱公為義師父。

很多人問我：你怎麼會跟一位（語言不通的）福建老和尚出家？我自己也說不出來。我想要出家，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，這不但意想不到，夢也不會夢到的。然而，我真的從念公出家了。回憶我離家出家的因緣，空登大幅廣告的菩提學院，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，姜君帶來的那本《普陀山指南》，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緣。因緣是那樣的離奇，難以想像！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，我終於在普陀福泉庵，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，又始終受到先師的慈蔭，這不能不說是夙生的緣分。

三 普陀·廈門·武昌 (pp.10-14)

十九年（二十五歲）十月底，與師兄盛明，到天童寺去受戒，戒和尚是上圓下暎老和尚。名山的莊嚴氣氛，留下了深刻的回憶。

〔二十六歲〕

在普陀過了舊年，得到先師的同意與資助，我就於二十年（二十六歲）二月，到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（以下簡稱閩院）求法，插入甲班（第二學期）。閩院院長是提倡佛教革新的太虛大師，大師弘化各方，所以由大醒法師代理院務，教務由芝峰法師主持。我在閩院，聽了不到四月的課，暑期考試還沒有終了，就病倒了。病後，精神一直不能恢復。八月初，代院長大醒法師要我去鼓山湧泉佛學院教課（實際是易地休養）。

〔二十七歲〕

二十一年（二十七歲）上學期，大醒法師要我為甲班——我的同班同學講課。我有經不起人說好話的習性（問題是自己不會應付，不會說話，沒有那股斷然拒絕的勇氣），竟然答應下來。我是作為與同學們共同研究的；好在一向與人無爭，又沒有老師氣派，同學們也就將就些聽了。暑假中，我不慎的說了幾句話，大醒法師覺得我站在同學一邊。我那時忽然警覺過來：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來的，聽不到四個月課，就在這裏當法師，真是不知慚愧！這裡，不可能達成我的求法願望，我應該自求充實。但我怎樣離開閩院呢？在師長面前，我是拿不出不顧一切的勇氣，於是想了一個辦法：我寫信給普陀山福泉庵，要他們這樣的寫封信來——你家裡的人，來常住找你，吵吵鬧鬧，你趕快回來自己處理。我就憑這封信去告假，大醒法師¹¹臨別贈詩：「南普陀歸北普陀，留君不住但云何！去時先定來時約，莫使西風別恨¹²多」。我就這樣的走了，現在臺灣的學長戒德，那時也在閩院授課，也許還記得有這麼一回事。

〔二十八歲〕

我回到了普陀山福泉庵。初秋，就住到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；白天閱讀（清代

¹¹ 《華雨香雲》，pp.273-275：

法師名機警，晚年別署隨緣。太虛大師字以大醒，因以大醒行。俗姓袁，江蘇東臺世家子；畢業於母里師範。讀《憨山夢遊集》，邈然有出世志，因從讓之和尚剃落，時民國十三年，年廿五矣。是年夏，虛大師講《維摩經》於光孝寺，法師始廁講席。秋，去武昌佛學院，專心內典。法師於整僧護教，願力甚弘，揭「新僧」為號召，虛大師因為字大醒以勉之。十四年夏，從虛大師於廬山學窘。十六年，禁足於南京金陵寺。翌年春，應虛大師召，至廈門南普陀寺，任監院，主持閩南佛學院。…。卅五年秋，繼虛大師主持奉化雪竇寺。翌春，虛大師圓寂於滬濱，法師悲痛無已。其後，《太虛大師全書》之編纂，大師舍利塔之建築，並多得其力。卅七年，復主編《海潮音》。嗣以戰火南侵，乃奉《潮音》來臺灣；因任善導寺導師。歷年憂勞，血壓甚高。卅九年，移住新竹之香山。四十年，復發起主辦佛教講習所於新竹之靈隱寺，雖才財兩難，而卒能勉成之。冬，以腦溢血臥疾，纏綿及載，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乃別人寰，時年五十有三。嗚呼！法師長於文學，能詩書，不拘小節，熱心於佛教之文化教育。在儒則狂，在佛則大悲菩薩之流也！末世鮮中道，若法師者，可以謀進取者矣！去世何速，四眾同慨！著作行世者，有《地藏本願經講要》，《八指頭陀詩評傳》，《日本佛教視察記》，《口業集》，《空過日記》等若干卷。

¹² 別恨：離別之愁。

的龍藏)藏經，晚上研究三論與唯識。這個自修環境，雖然清苦些（就是找不到錢），為我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。好處在常住上下，沒有人尊敬你，也沒有人輕視你，更不會來麻煩你。

〔二十九歲〕

在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，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，在二十三年（二十九歲）正月，又到武昌佛學院去（以下簡稱武院，那時名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）。新年裡，先與華清（諦閑老的法子）去奉化雪竇寺，我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。然後經上海到南京，訪晤在中國佛學會服務的燈霞同學，瞻仰了中山陵。我又去棲霞山，瞻禮三論宗的古道場。在南京上船去武昌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、肇啟（？）二位，從常州天寧寺來，也是要去武院的。武院是虛大師倡辦的。那時的武院，由法舫法師¹³主持。有研究生，如談玄、葦舫、塵空、力定、洪林等六七位。附設有佛學院，學生約二十人。我在武院半年，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，天氣太熱，我就回到了佛頂山。

六、七月間，虛大師附了常惺法師的來信，邀我再去廈門。那時，閩院已由常惺法師任院長，人事有了變動。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，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，我也就決定去一趟。

〔三十歲〕

住了半年，在二十四年（三十歲）正月，我就與常惺法師的法子（南亭法師的法弟）葦中法師，同船回上海。

〔三十一歲〕

我再住佛頂山的閱藏樓，直到二十五年（三十一歲）底，才以不可思議的因緣而離開了普陀。

這裡，我想敘述一則痛心的因緣。當我（二十四年）要離開閩院時，一位蘇北同學——聖華，搭衣持具來頂禮，說願意親近法師。我生於浙江，出家於浙江，所以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。只告訴他：「我要回去看藏經，將來有緣共住吧」！聖華是文質彬彬，謙和有禮的。後來，他也要來看藏經，我告訴他閱藏樓的一切實際情形。並且說：慧濟寺是子孫叢林，我雖是親房，也等於客住。但他誤會了，來了。在他長養於蘇北寺院的傳統

¹³ 《華雨香雲》，pp.269-271：

法師諱法舫，河北井陘農家子，生於清光緒三十年。幼以避旱災至北京，就學於法源寺義學。感佛門慈濟恩，遂於民國十年，依南嶽是岸長老出家也。翌年，佛學院初創於武昌（簡稱武院），師聞風嚮往，乃結伴南參，親炙於太虛大師者二年。轉入北京藏文學院，且隨留藏學法團西行。中止康定，欲求藏密。然以違緣，遄返武昌，自修於武院者又數年。其學日進，善唯識、俱舍，為眾所重。…虛大師國際訪問歸來，商得教育部同意，資遣師赴錫蘭，弘傳大乘。經緬甸，適應戰時需要，留年餘。三十二年二月，始西出印度；後時往來於印度之國際大學，錫蘭之智嚴學院。師本其毘曇之舊學，進求錫蘭之初傳，因地隨宜，小行大隱，每隨順於分別說者。西安籌設巴利三藏院，中錫互換留學僧，胥師有以導成之。…暇則遊化馬來亞、暹羅，於《太虛大師全書》之印行，所助尤力。初聞師血壓高，以師壯健，咸不以為慮。不圖竟於（四十年）十月三日，以腦溢血，俄而示寂，生年僅四十八耳。嗟乎！法師善英、日、巴利文，精研法相，兼通世學，其法門之傑哉！比年遊化東南亞，道譽日隆。方期遠譯南傳，復興中土，繼虛大師之志行而光大之。

意識裡，以為我久住佛頂山，將來會在佛頂山做方丈的。他來親近我，就有受記做方丈的希望。我發見了他的錯覺，一再的談些佛頂山的歷史，佛頂山的家風，但他著了迷一樣的，怎麼也不肯相信。二十五年冬天，我離開了普陀，聖華似乎失去了世間的一切，不久就變得神經錯亂。聖華的本性，溫和純良，潔身自好，雖然能力薄弱些，但可以做一個好和尚。在蘇北佛教的環境中，如出家而不能受記、當家、做方丈，那是被輕視的，可恥的，簡直有見不得爹娘，見不得師長的苦衷。聖華就是被這種傳統所害苦了的！聖華的不幸，使我對於今日佛教的一角，有了新的認識，新的歎息！

四 誰使我離開了普陀（pp.14-22）

為遊覽而出去遊覽，我平生只有過一次。只此一次，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間，陷身敵偽下的苦境，可說是不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。經過曲折而希奇，因緣是不可思議的！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三十一歲）秋天，我在普陀佛頂山，完成了全藏的閱讀，心情頓覺輕鬆。偶而去客堂（頌萊同學在客堂任知客），才聽說九月裡，蔣委員長（即總統蔣公）五秩大壽。經國先生令堂毛太夫人，在天臺山國清寺為委員長祝壽。在山上普設千僧大齋，通告各方：結緣是每人海青料一段，銀圓壹元。這個消息，忽然引起我的動念：天臺山國清寺，是智者大師——天臺宗的根本道場，我從來不曾去過。名山勝地，何不趁此齋會，順便去瞻仰一下！一舉兩得，越想越好，九月中旬，我就背起衣單，過海趕千僧齋去了。

一到寧波，就去延慶寺，這是亦幻法師總持事務，與虛大師有關係的道場。幾位熟識的道友，見我那個掛單模樣，要去天臺山趕齋，就勸我說：「這次千僧齋會，去的人實在太多了。這幾天的國清寺，不但住眾擠成一團，無單可安（沒有睡覺的地方），連飲水也有了問題。天臺山是值得去的，但如不是為了一塊錢，一塊布，那大可不必趕著去受苦。過幾天，齋會過了，我們介紹你去住幾天，到處瞻禮，何等自在」！我是個一向懶於趕齋，生怕睡眠不好的人，聽他們這麼一說，也就暫時留下，等過了齋期（壽誕）再去。

在延慶寺住了兩天，吃飯睡覺，實在乏味。想起了慈北白湖（鳴鶴場）金仙寺，是亦幻法師住持的地方。聽說風景優美，芝峰法師及守志（即竺摩）、月熙等同學，都住在那裡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，回來再上天臺山不遲。決定了，就到金仙寺來。這裡，倒是一個好地方，湖光山色，風景著實不錯！在這裡自修，應該是極其理想的，但在我的感覺中，似乎太自由了一點。

金仙寺住了幾天，打算明天要回寧波了。廈門的慧雲（俗名林子青），忽在傍晚的時候來了，他就是從國清寺趕了齋下來的。大家見面，有說有笑。說不到幾句，慧雲忽然想到了什麼，拿出銀元二十元給我（那時的幣值很高）說：「知道你在普陀，卻找不到通訊處，我也無法寄給你。隆耀說：別的無所謂，只是印順同學的二十塊錢，無論如何，你也得代我交還他。難得在這裡遇到了你，我也總算不負人之託了」。慧雲來得意外，二十塊錢也來得意外，這裡面原是有一段因緣的。

二十三年（二十九歲）下學期，我在閩院教課。隆耀（寶華山引禮出身）、慧雲，受臺灣開元寺的禮請，一個羯磨，一個教授，要到臺灣去傳戒。隆耀想到見了臺灣的諸山長老，也得備點禮物，表示敬意。他是沒有錢的，沒有去與有錢的同學商量，卻來找我這個窮同學，商借二十元。二十元，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。我與隆耀沒有特別的友誼，但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他。他們傳戒終了，正想離臺返廈，卻被日本刑警逮捕，嚴刑苦打。曾傳說隆耀（身體本來瘦弱）經不起刑責，已經死了。二十四年正月，我離開廈門，從此杳無消息，我也早已忘記這二十元了。想不到隆耀沒有死，也沒有忘記我，自己還在臺灣休養，首先就設法託慧雲歸還我。佛經說：種因的會結果，這原不過遲早——今生或來生而已！

慧雲是從杭州去天臺山的。說到杭州，慧雲的話就說開了。「杭州開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，是閩院老同學，對於閩院同學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到了他那裡，有吃有住。至於參觀遊覽，那就各人自由。我住在六和塔，已一個多月了」。月熙想到杭州去，邀我同行。出家以來，我沒有去過西湖。現在有人導遊，還得了意外的財物（二十元），我也就放下天臺山，先作杭州西湖之遊了。

九月廿二日晚上，才到了錢塘江邊的開化寺。第二天（國曆十一月六日）早餐畢，妙乘提議：「今天太老（指虛大師）在靈隱寺講《仁王護國般若經》。我們是雲來集菩薩，也該去參加開經法會才是」。大家沒有異議，上午就到了靈隱，我也隨眾禮見了虛大師。下午聽完了經，就回開化寺。晚上，慧雲對我說：「太老好像有話要和你說似的」。我說：「我倒沒有覺得」。但我心裡想：虛大師也許會有話要和我說的。去年（二十四年）國曆四月間，為了組織中日佛學會，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，我不同意虛大師的態度。大師自己不參加，卻默許部分的弟子去參加。我以為：日本軍閥的野心是不會中止的，中日是遲早要一戰的。處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佛教徒，應愛護自己，不宜與特務化的日僧相往來。也許措辭過分激烈了，我與大師的聯絡，也就中斷了一年多。

過了兩天，妙乘在開化寺設齋，供養虛大師，沒有外客。在席上，虛大師向我提起：武院要辦研究班，這是由上海三昧庵寬道發心每月資助（貳）百元而引起的。有幾位研究三論的，所以希望我去武院，指導他們研究。我說了幾句謙辭的話，大師以「去一趟」來結束話題。這就是虛大師所要與我說的，說了也就算了。

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，忽然遊興大發，也許是二十塊錢在作怪。離開杭州，首先到嘉興楞嚴寺掛單。常住佛事興隆，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懺。看情形不對，第二天起單，到旅館去住了一天。多少遊覽，就搭車去江蘇的鎮江。訪玉山超岸寺，見到了守培老法師。寺主雪松，陪我去金山；又到竹林寺一宿，見到正在編輯《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》的震華。回到超岸寺，梵波（也許是養波，一位武院的同學）從焦山來，我就隨梵（？）波去焦山。焦山的住持靜嚴，是閩院的同學，在這裡受了幾天招待。忽有六度（也是去過閩院的）從廬山大林寺下來，要回小廟去，他就成為我漫遊的引導者。陪我去揚州；到如皋的菩提社，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。我住了好多天，多少領略到蘇北寺僧的生活情形。然後經過南通，參觀了瞿公墓，吳畫沈繡之樓——樓上藏有歷代名人的觀音畫像。最後到了狼山，這裡也有一位力定同學。住了兩三天，這才與六度話別，而搭輪船回上海。

三個星期的漫遊，漫無目的的遊歷，錢也用完了，人也累了，遊興當然也就沒有了。天臺山以後再說，決定先回普陀去。

虛大師創辦的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，是附設在三昧庵內的，聽說燈霞同學在那裡當幹事。我在決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，去三昧庵看他。談了一回，準備走了，他說：「下午請常惺法師演講，你吃了午飯，聽完講再走吧」！也好，我橫豎是沒有事的。午後，慧雲、妙乘，又在這裡碰上了，真是巧合！妙乘一直埋怨我：「走了也沒說個去處！在你走了以後，太老一再派人來找你」。我說：「到那裏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」！不久，虛大師來了，常惺法師也來了，三昧庵主寬道（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孫）當然也到了。講演完畢，大家坐下來，虛大師重申前議，要我到武院去。大家幫著大師說話，不善詞令的我，在這師友的包圍下，實在應付不了。虛大師拿出二十塊錢，給我作旅費。我還是要推，妙乘可說話了：「老法師給幾個錢，我們做弟子的，只有說聲謝謝。你去不去武昌，都沒關係，慢慢決定好了」。不會說話的我，就這樣沒奈何的收了下來。回到普陀山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我真是不該到三昧庵去的！但我又怎麼知道三星期的漫遊，會在這裡碰上了呢！約會也沒有這麼巧呀！武院，我是去過的，並不想再去；特別是武漢的炎熱，我實在適應不了。可是旅費已拿了，拿錢而不去，我是不能這麼做的，除非將錢退回去。想來想去，也許還是（缺乏斷然拒絕，不顧一切的勇氣）人情難卻，沒奈何的決定：去一趟，明年早點回普陀山度夏。

〔三十二歲〕

從普陀到武昌，已經是臘月中旬了。二十六年（三十二歲）的五月初，我就病倒了——老毛病。痾了幾天，溫度忽然高起來，院方才把我送入漢口某日本醫院。住了十幾天，才出院回來。天氣那樣的熱，睡眠不足，飲食減少，病雖說好了，身體卻還在衰弱下去。國曆七月七日，蘆溝橋的抗日砲聲響了。國曆八月十三日，淞滬的戰爭又起。到國曆十二月四日，南京也宣告失守。想回普陀的希望，是越來越不可能了！身體一直在奄奄無生氣的情況下。

〔三十三歲〕

到二十七年（三十三歲）七月，武漢也逐漸緊張起來，這才與老同學止安經宜昌而到了重慶，我就這樣的渡過了抗戰八年。我為什麼到四川？追隨政府哪！響應虛大師的號召（共赴國難）哪！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對我是完全不適用的。在我的回憶中，覺得有一種（複雜而錯綜的）力量，在引誘我，驅策我，強迫我，在不自覺、不自主的情形下，使我遠離了苦難，不致於拘守普陀，而受盡抗戰期間的生活煎熬。而且是，使我進入一新的領域——新的人事，新的法義，深深的影響了最近幾十年來的一切。抗戰來臨的前夕，一種不自覺的因緣力，使我東離普陀，走向西方——從武昌而到四川。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？我更應該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！

五 最難得的八年 (pp.22-26)

三十三歲~三十四歲

最難得的八年（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），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，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。

二十七年（三十三歲）五月，武漢外圍一天天緊張起來。老同學葦舫（蘇北人），在武院編《海潮音》，也是當時武院的管理者。他一直說要與向領江¹⁴的結緣船（行駛重慶上海間的福源輪船）接洽，送我們——我與老同學止安去四川。但是結緣船一班又一班，武漢三鎮的尼眾去了不少（後來虛大師為他們成立尼眾避難林），就是輪不到我們。七月中，止安著急了，自己出去想想辦法，當下就買了兩張到宜昌的票回來，陪我去宜昌，暫住古佛寺。一到宜昌，才知道問題嚴重。在宜昌等船入川的，真是人山人海，去四川的船票，我們是沒有能力（有錢也不成）買到的。後來，還是虧了向領江的結緣船，才能順利的到達重慶。向領江的結緣船，不用接洽，也不用買票，只要出家人，就可以一直走上去。在船上，有飯（素菜）吃；到了重慶南岸，每人還給兩毛錢的輪渡費。向領江半生結緣，真正功德無量！我們的船一到，老學長樂觀早在碼頭上搖手，招呼我們。第二天，我與止安就去了北碚¹⁵縉雲山，住在漢藏教理院¹⁶（以下簡稱漢院）。法尊、法舫、塵空、雪松（前超岸寺寺主）諸法師，都在這裡。最初的一年半中（二十七年八月到二十八年底），法尊法師給我很多的法益。他是河北人，沒有受過近代教育，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。留學西藏並不太久，而翻譯貢獻最大的，是他。在虛大師門下，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，也是他。我為他新譯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潤文，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，就去問他。黃教¹⁷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，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。他應我

¹⁴ 領江：1.在江河上引導船舶航行。2.在江河上引導船舶航行的專職人員。

¹⁵ “碚”“沱”都源自重慶兩種特殊地貌。

在金剛碑附近江邊，從岸邊延伸至江中的石塊主要成分是堅硬的砂岩，相對泥岩，滔滔江水更難以撼動它，於是這些石塊在江中形成了“碚”。這裡的碚石形成於侏羅紀時期，經過地殼運動擠壓形成褶皺，從高處看碚石的走向和山脈是平行的。侏羅紀早期，北碚還是一片湖泊，所以在江邊石灘上，大家還可以找到雙殼類化石。

沿嘉陵江小山峽步道往溫塘峽行進數百米，可見一處沙壩，沙壩上游江面寬闊，江水在此迂回形成“沱”。“大沱口”一帶以軟弱的泥岩為主，夾了少量薄層的砂岩，整體強度很低，“大沱口”末端的沙壩處恰好是堅硬的灰岩。急流出峽，受到灰岩的阻攔，江水迂回，肆意侵蝕著峽口與沙壩之間的軟弱夾層。橫向上沱口兩側的軟弱岩層也被地表水侵蝕，最終在江兩岸凹成圓形狀“大沱口”。

¹⁶ 1930年8月，太虛入川宏法，至重慶。適逢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、四川軍閥劉湘通令川東各地佛教會，選派僧侶入藏弘法，“以備溝通漢藏文化，聯絡漢藏感情”，太虛借此機會告以劉湘世苑之組織，並建議在重慶創立一所漢藏佛學院，“聘請漢藏講師，招收漢藏青年而教之”。由於獲得劉湘、劉文輝、潘文華等川渝地方實力派的支持，漢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。1932年8月，漢藏教理院正式創建於重慶縉雲山之縉雲寺。

¹⁷ 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，pp.148-149：

「明初宗喀巴大師起來革新，也可說復古——阿底沙大師的舊傳：僧徒須嚴謹律儀，才恢復寺院的清淨，重聞思經教的慧學。在依於信、戒的聞思中，團結僧眾而發生龐大力量，挽回

的請求，翻譯了龍樹的《七十空性論》¹⁸。晚上，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，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；有時爭論不下，最後以「夜深了，睡吧」！而結束。這樣的論辨，使我有更多與更深的理解。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——三論宗，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。¹⁹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，提供了一些見解，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，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。他對我的見解，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，但始終是友好的，經常在共同討論。我出家以來，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，虛大師（文字的）而外，就是法尊法師（討論的），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！

三十五歲

二十九年（三十五歲），我去了貴陽。大覺精舍是華府所興建，天曦老法師弘化的道場。曦老去世了，曦老的徒孫明照，在漢院求學，就約我到貴陽去。那時是戰時，我又沒有活動力，所以沒有作什麼，只是自修，寫《唯識學探源》。施主華問渠先生，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種信佛護法的精神，而只是父母傳下來，不好意思結束，姑且維持下去。年底，我回漢院過年。

三十六歲

到了漢院，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、妙欽與文慧。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，我就為他們講《攝大乘論》，大家非常歡喜。秋天，演培約了幾位同學，到合江法王寺，辦法王學院，請我去當導師。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，但適應事實，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。

了西藏佛教的厄運，成為一般所說的黃教。黃教在西藏，可以與中國唐代的禪宗相媲美。凡學佛者，進住寺院，除禮拜、念誦、懺悔等而外，重視研究經教，尤其是對於佛教的《毘尼》、《因明》、《俱舍》、《中觀》、《現觀莊嚴論》——五大部，成為造就僧才必修之課程。他們不只修學，而在同一寺內或寺與寺間，乃至在全藏中心地的拉薩，舉行辯論大會，眾多義學的僧眾，聚集問難辯論。若對此五大部之義理，能答辯無礙，即考試及格，被稱為格西。

¹⁸ 《成佛之道》，pp.329-330：

龍樹的《大智度論》，就是《般若經》的廣釋。龍樹的《中論》，《七十空性論》，《六十如理論》，《十二門論》，《迴諍論》，《寶鬘論》等，以及提婆的《百論》，公認為依《般若經》而作論，以發揮一切法空的法門。所以「般若」系的「諸經」，及龍樹學系宗依般若的諸「論」，「於此」般若學的解行來說，可說是「最親切」不過的！

¹⁹ 《永光集》，pp.246-247：

民國二十七年秋，我從武昌到四川，住縉雲山漢藏教理院，讀到宗喀巴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》；月稱的《入中論》，是遲幾年才讀到的。從宗喀巴的著作中，接觸到月稱對《中論》空義的解說，所以「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——三論宗，我對他不再重視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十《華雨香雲》二二頁）。不過，我對月稱的思想，並沒有充分了解，如月稱的《中論》注——《明顯句論》，我也沒有見到。也許我有中國人的性格，不會做繁瑣思辨，從宗喀巴、月稱那裡得些消息，就回歸龍樹——《大智度論》。三十一年起講出而成的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三十六年講出的《中觀今論》，都是通過了《大智度論》——「三法印即一實相印」的理念，所以說：《中論》，「是大乘學者的開顯《阿含》深義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四三頁）。「《中論》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確認空、緣起、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。與聲聞學者辯詰問難，並非破斥四諦、三寶等法，反而是成立。抉發《阿含》的緣起深義，將佛法的正見，確立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」（《中觀今論》二四頁）。總之，我重視前期的龍樹學，不是月稱應成派的傳人。

三十九歲

三十三年（三十九歲）夏天，三年圓滿，我才又回到漢院。在這一期間，又見到了光宗、續明、了參（俗名葉均）他們。

在四川（二十七——三十五年），我有最殊勝的因緣：見到了法尊法師，遇到了幾位學友。對我的思想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都有最重要的意義！我那時，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，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，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，不斷的講說，不斷的寫作。病，成了常態，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的願力，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

六 三部書（pp.26-28）

有三部書，對我早期的寫作，資料方面有相當的幫助；而且，見到這三部書，都還有點意外之感。

一、多拉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²⁰：二十六年（三十二歲），我在武院病了，一直不能康復。由於七七事變，全國抗日，虛大師與法尊法師都從廬山來，留學日本的墨禪學長也來武院小住。墨禪隨身帶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譯的 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這是西藏著名的史書。我不通日文，好在譯本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佛法術語，多用漢字譯出，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。這本書對無著、世親時代的佛教，後期中觀學者的興起，與唯識學者的論爭，特別是秘密大乘的興起與發展，有相當詳細的敘述。我向他借來慢慢看，他不久就去了香港。抗戰勝利回來，知道墨禪已在上海去世。這樣，這本書「久借無歸」，也就成為我的書了！

二、宗喀巴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²¹：二十七年（三十三歲）秋天，我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。學院已經開學，所以我住在（教師住處）雙柏精舍，只是自修而已。《密

²⁰（1）多拉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印度佛教史籍。藏傳佛教覺囊派學者多羅那他（又名慶喜藏）著於 1608 年。全書分 44 章，約十餘萬言，以王朝的更迭為經，以佛教著名大師的傳承為緯，記述自釋迦牟尼去世後，直到印度波羅、斯那兩王朝覆滅時，佛教在印度流傳及盛衰演變情況。此書有譯本多種。1840 年俄國學者瓦西列夫於北京發現此書的藏文原本，1869 年在聖彼得堡出版西弗納之德譯本及瓦西列夫之俄譯本。1928 年日本東京出版寺本婉雅之日譯本。1946 年，中國出版王沂暖的漢語節譯本。1980 年印度加爾各答又出版拉瑪欽巴的英譯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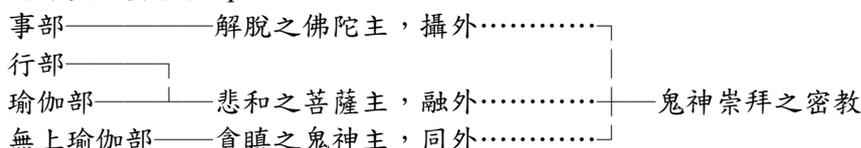
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p.246：

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從無著、世親，到中觀與唯識者的論爭，秘密大乘佛教的廣泛弘傳，我的確是大多採用這本書的。龍樹以前，從釋尊時代，到部派分化，政局紛亂，我是多取我國所傳，及牛津大學的《印度史》。西藏所傳，大乘只有中觀、唯識；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作者是覺囊巴派，是真常唯心論者，也自稱「唯識見」，所以說「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提貢了他對印度佛教發展史的基本架構（〈台灣最偉大的思想家〉見《福報》二十六期）」，是我所不能同意的。

²¹ 原名《勝遍至大金剛持道次第開顯一切密要論》，又稱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亦稱《德勝主大金剛次第道開顯一切密要論》。明永樂四年（1406）宗喀巴著於西藏絳巴林寺。此論概括密宗的四部教法，而以無上瑜伽為重點，對密宗四部的修行次第、儀軌、方法、法器使用等方面作了詳細論述。此論問世後，在藏傳佛教中廣為流傳，歷代相承，未曾間斷。現代有法尊的漢文譯本。注釋有宗喀巴大弟子克主傑的《續部總建立廣釋》，甚為精要。

宗道次第廣論》，是法尊最近從藏文譯出的，虛大師要我為這部書潤文。這是西藏格魯派宗喀巴大師所著的，對祕密乘—「事，行，瑜伽，無上瑜伽」²²四部續的次第作扼要的敘述。我讀了這本書，了解到祕密乘嚴重的天化特性，如「修六天」²³，「天色身」，「天慢」²⁴等，真是「天佛一如」²⁵。有些術語，我不能了解，就請問法尊法師；從前

²² 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320：



²³ 密宗道次第廣論（卷3）：

如我真實於勝義中永離一切戲論，天之真實當知亦爾。此二如水乳合不可分離，於此無分別光明門中，修我與本尊合一之慢。於無所顯，自心明了決定，而修靜慮，即勝義天。

如是修習人法我空之空性者，與餘續部在修天前，先誦「娑跋瓦」等真言而修空義，同一關要。從彼定起，緣爾時本尊之真言音相，是為聲天。

《蘇悉地儀軌》中未說此法，於此中間說修彼心如月輪相，此義二師相同。次想爾時咒字之相於空中現，猶如寫成。如淨水銀吸諸金沙，想於我及本尊真實無分別行相心，所變月輪之上，次第安布，是為字天。

《蘇悉地儀軌》中說為所誦之咒，二大論師皆未明說何咒。若是佛部，修尊勝咒「唵[口*種]娑訶」，若光明天，謂「唵瑪日則芒娑訶」等短咒亦可。如是蓮華部，修觀自在等，金剛部修金剛摧懷咒等，亦當了知。佛密論師但說次從月輪放光，此當如勝菩提論師所說，從月及咒放種種光，光芒皆有所修天像，遍虛空界，化為大供養雲，供養一切諸佛。又從所化大雲降甘露雨，息滅地獄火燄令彼安樂天。像光明次皆收回入，於自心月輪。修成爾時本尊，而起與自不異之慢，是為色天。

滅地獄苦是例，亦可息滅餘有情苦。次修印天，如《後靜慮》釋云：「從彼起已，以白毫頂髻等印，印諸支分。」此如諸續，說結頂髻白毫眼目等印，誦彼真言。即以諸印觸著彼處，加持三部諸天之頂髻等，此即替代餘部加持眼等。若未能作如是修者，勝菩提論師云：「次結本尊三昧耶印，加持心額項肩。」即以前說三部之三昧耶印咒加持。例如尊勝、楞嚴、文殊當以佛部咒印加持，一一應知。

第六天者，如《後靜慮》釋云：「有世俗三摩地相。」又說名：「有分別天。」餘處說名相天，即是修已生起之本尊也。

²⁴ 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322：

信得自身即佛，而求諸佛三密加持力以實現之。此與初期大乘經論，信有成佛之可能，而但可於智深悲切之大行中得之，精神之相去遠矣！秘密者修天慢而即身成佛，如乞兒以富有自居，衣食不給，乃卑辭厚顏以求富翁之賜予，俾與富人共樂耳！

²⁵ 《永光集》，pp.255-256：

我重視初期大乘經論，並不只是空義，而更重菩薩大行。我不是西藏所傳的後期中觀學者，是重視中國譯傳的龍樹論——《中論》，《大智度論》，《十住毘婆沙論》。所以在〈敬答議印度之佛教〉說：「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，非愛空也」；並提出會通《阿含》，及「忘己為人」，「任重致遠」，「盡其在我」的偉大的菩薩精神（《無諍之辯》一二一——一二二頁）。其實，這在〈印度之佛教·自序〉中，早已說過了。而且，龍樹在闡述菩薩廣大行中，對念佛免難，功德迴向眾生，懺悔罪業，煩惱即菩提，易行與難行，頓入與漸入等：凡有他力的，速成的，也就是神（教）化傾向的，都有不同印度後期論師的卓越見解。《智度論》在印度失傳，後期的中觀學者，那裡知道！「佛世之淳樸」，虛大師是同意的，那末離佛世還不久，多少天化而不太離譜時代的佛教，總比後期的「天佛一如」好。「天（神）佛一如」，不只是「魔梵混融」的祕密大乘，在「真常唯心」系中，如《大集經》的〈寶幢分〉，及《楞伽經》，早已明白的說到，如我在《方便之道》所引述的（《華雨集》二冊·一〇四——一〇六頁）。我的

閱讀大藏祕密部，如金剛，蓮華等術語，也就能了解是什麼。我的「潤文」，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潤，內容是決不改的。這部書，漢院刻經處沒有出版，託人帶到北平，由「北京菩提學會」出版，託人帶多少部回四川。這本來是限於學密者閱讀的，因為掛名「潤文」，也給了我一部。《印度之佛教》十七章的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，這部書提供了主要內容，這真是因緣巧合了！

三、《古代印度》：這是《Ancient India》的中文譯本，是《印度史》的一部分。²⁶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，有人將這部譯稿，帶到漢藏教理院來。古代的印度，佛教是相當重要的宗教，流行了千五（六）百年。這部書當然要談到佛教；為了譯稿的更為正確，所以譯者送來漢院，希望能對有關佛教部分，加以校正。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，取得一讀。全書十二章，從「史料及古史」，到「南印度」，我就擇要的記錄下來。對後來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寫作，才有了史的重要參考。而這部譯稿的譯者是誰，這部譯稿有沒有出版，我並不知道。我與這部譯稿的相見，是非常意外的！

七 業緣未了死何難 (pp.29-35)

「人命在呼吸間」，佛說是不會錯的。健全結實的人，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。死，似乎是很容易的，但在我的經驗中，如因緣未盡，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。說得好，因緣大事未盡，不能死。說得難聽些，業緣未了，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。

話，應該說得遠一點。我是七個月就出生的；第十一天，就生了一場幾乎死去的病。從小身體瘦弱，面白而沒有血色。發育得非常早，十五歲就長得現在這麼高了。總之，我是一向不怎麼結實的，但出家以前，倒也不覺得有什麼病。

二十五歲出了家，應該好好的精進一番。但是，「學佛未成成病夫」，想起來也不免感傷。二十年（出家的下一年）五月，我在廈門病了。天天瀉肚，同學們勸我醫治，我總是說：「明天再說」。我沒有醫病，問題是沒有錢。我不能向人借錢，我沒有經濟來源，將來拿什麼還人呢！記得故鄉的一句俗語：「有錢藥又藥，沒錢拼條命不著」。病，由他去吧！又信同學（普陀錫麟堂子孫）來看我，一句道破：「你是沒有錢嗎？」「是的，只有一塊錢」。他說：「夠了，夠了，我給你安排」。買了一瓶燕醫生補丸（二角八分），讓他瀉一下，不准吃東西。買半打小聽的鷹牌煉乳，一天可吃三次。用不到一塊錢的特別辦法，果然生效，病就漸漸好了。但病後沒有調養，逢到天氣炎熱，睡眠不足，身體不免虛弱下來。一位同學死了，上山去送往生。經不起山風一吹，感冒咳嗽，這算不得大病。一直拖到七月，精神還是不能恢復。承大醒法師的好意，派到鼓山去教課。山上

意見，是在印度佛教史中，探求天（神）化，漸漸的嚴重，達到神佛不二的過程。在這一發展過程中，抉取初期大乘經（龍樹）論，闡揚大乘解行而又能會通《阿含》。我不是要依緣起性空，而與真常唯心論諍的。

²⁶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425：

自阿育王去世以來，東、南、西、北——各民族的動亂，主要是依據《劍橋印度史》、《古代印度》（Ancient India）的第二章到五章。並參考《中央亞細亞的文化》、《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》、《印度通史》，而作上來簡略的敘述。

空氣好，天也涼快了，這才好轉過來。

二十六年（三十二歲）五月，又在武昌病了，老毛病。病好了，還是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從睡眠不足而轉為失眠，整天都在恍惚狀態中。有時心裡一陣異樣的感覺，似乎全身要潰散一樣，就得立刻去躺著。無時不在病中，對我來說，病已成為常態。常在病中，也就引起一些觀念：

一、我的一句口頭禪：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

二、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，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。死亡，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。他來了，當然不會歡迎，但也不用討厭。

三、做我應做的事吧！實在支持不了，就躺下來睡幾天。起來了，還是做我應做的事。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，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！但我也不會急求解脫，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。

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我存有這樣的意念，所以我在武昌，一向是不躲警報的。因為我覺得：如真的炸中了，那怕小小彈片，我也會死去的，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。一天晚上，敵機來得特別多。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（科？），一位管理員，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。有人急著叫我，我沒有感激他，相反的嫌他囉嗦，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。然而這一觀念，在我兩次應死而不死的經驗中，證明了是並不正確的。

一次是民國三十年（三十六歲）的中秋前夕，我在縉雲山。月餅還沒有吃到，老毛病——肚子倒先有了問題。腹部不舒服，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（可能有點發熱）。學院的起身鈴響了——五點半，天色有點微明。我想起來去廁所，身體坐起，兩腳落地，忽然眼前一片烏黑，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。我默念「南無佛，南無法，南無僧」。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，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，自心是否明白。接著想：「再睡一下吧」！這應該是剎那間事，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忽然有了感覺，聽到有人在敲門，是同事在喚我早餐了——七點鐘。看看自己，腳在地上，身體卻擱在床上；滿褲子都是臭糞。慢慢起來，洗淨了身體，換上衣服，再上廁所去。我知道，這是由於腹瀉而引起的虛脫。昏迷這麼久——一點多鐘，竟又醒過來了。我想，假使我就這樣死了，也許別人看了，會有業障深重，死得好慘的感覺。然在我自己，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。我不想祈求，但如將來這樣死了，那應該說是有福的。

另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（三十七歲），我在四川合江（法王寺所辦的）法王學院。一個初夏季節，常住為了響應政府的減（或是限）租政策，晚上（農夫們白天沒有閒）召集佃農，換訂租約。法王寺的經濟，就是田租；田多，佃農也多，一則一則的換訂新約，工作極其繁重，我也得出來幫助一下。我的工作計算，田幾畝幾分幾釐，年繳租穀幾石幾斗幾升幾合。佃約寫好了，我又拿來核對一下，以免錯誤。這一晚，直到早上三點多鐘才結束。

過度疲勞，我是睡不著的。早餐後，還是睡不著，於是出門去散步。寺在深山，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徑。經過竹林旁邊，被地上的落葉一滑，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。只覺得

跌到下面，站不住而又橫跌出去，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約有半點多鐘，我才逐漸醒過來。覺得左眉有點異樣，用衣袖一按，有一點點血。站起身來一看，不禁呆了，原來從山徑跌下來，已翻了四層坡地，共有四、五丈高。我也顧不得一隻鞋子還在上層，就慢慢的走回來。最後，爬上三、四十層石級，才到達寺院。那一天，學僧們出坡採茶子去了，演培帶著學僧們上山，僅有文慧在院裡。左眉楞骨上的傷痕，深而且長，可是出血不多（也許這裡微血管不多）。文慧就為我洗淨，包紮好。我上床睡了一下，忽然痛醒了。右腳的青筋，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來，右腳痛得幾乎不能著地，原來腳筋受了重傷。深山無醫無藥，想不出辦法。到合江去就醫嗎，距離七十五華里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，也要八個小時。我在山上跌傷了，驚動了全寺。丈室的一位老沙彌，自己說會醫，看他說得很有信心，也就讓他醫了。他用烘熱了的燒酒，抹在筋上，一面用力按摩。他是懂得拳術的，把我的右腳，又搖又拉，當時被按摩得很痛。人疲倦極了，漸漸睡去，等到中午醒來，青筋不見了，腳也不痛了。這類急救，比西醫還有效而迅速得多。極度衰弱的人，跌了這麼一交，竟然沒有死去。不但沒有死，眉心的創傷，幾天就好了，連傷疤也沒有留下多少。腳筋扭傷了，恰巧有一位老沙彌，一摩就好。只是上面的門牙，跌鬆而長出幾分；下齒折斷了兩根。不好看，咀嚼也不中用，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，到民國五十五年（六十一歲）才拔去。這一交，不能說不嚴重，可是沒有死去，也沒有留下傷痕，真是奇妙的一跌！這一交，使我有進一步的信念。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——這幾句口頭禪，從此不敢再說了。業緣未了，死亡是並不容易的。

五十六年（六十二歲）冬天，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。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；我坐在司機右側，後座是紹峰、宏德，還有明聖。醫院快要到了，前面的大卡車停了，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。不知怎的，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，撞在我們的車上。車頭也撞壞了，汽車前面的玻璃，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家慌張起來，我坐著動也不動。他們說我定力好，這算什麼定力！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，如業緣未盡，怎麼也不會死的（自殺例外）。要死，逃是逃不了的。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，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。

三〇 老年病更多 (pp.198-208)

我一生多病，過去所患的是肺結核，但沒有吐血、咳嗽、潮熱等現象，所以引起的虛弱疲累，算不得大病。到了晚年，大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，到現在——八十七年（九十三歲）還沒有死，真是「業緣未了死何難」！

民國六十年（六十六歲），住嘉義妙雲蘭若。春季以來，身體就感到異樣的不舒服，這可能是業緣將了的預感，所以寫了自傳式的《平凡的一生》，以為這是我「最後的篇章」了。八月，某日中午，休息以後，照例的起來泡茶。但走不到幾步，站不穩而跌了一交，雖沒有什麼傷害，卻出了一身冷汗，身體是越來越虛弱了！

冬天，為了去楠梓慈雲寺主持開光，與弟子數人，早一天去高雄。當天去元亨寺、宏法寺，也到澄清湖參觀，晚上住千光寺。早上起來，腹部覺得很不舒服，雖去慈雲寺主持開光典禮，但午齋只喝幾口湯而已。次日，與明聖乘車到新竹圓光寺，本來是要去一同

寺主持菩薩戒會的，但覺得腹部病情嚴重，先請醫生診治。診斷後，醫生問我：「你住在那裡」？「嘉義」。他說：「那還來得及，趕快回去」！我了解醫生這句話的意思，病重得快要死了。明聖著急起來，電話告訴新竹印海、臺北真華法師；與報恩小築的黃陳宏德聯繫，決定我到臺北的宏恩醫院診治。當晚到了宏恩，經診斷為小腸栓塞，次日開刀。小腸栓塞，是上下不通，上不能進飲食，下沒有大小便。我的體溫、脈搏、白血球，據說一切正常，可是手術後十三天，還是上下不通。醫生建議非再動手術不可，但我不願再動手術，因為自己知道，即使再開刀而病愈，但元氣大傷，也不能再弘法，為三寶服務了。半生不死的活下去，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。道源長老來看我，說了些義正詞嚴的好話，我是經不起說好話的人，這才答應再挨一刀。晚上動手術，第四天通氣，恢復了上下的通暢，總算從死亡線上回來了。住院三十八天出院，但進院時體重五十二公斤，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。病中承善信的關懷，道友的關懷，演培等從海外來臺探視，都使我心感！

大病似乎好了，其實問題還嚴重得很。

一、住院期間，長期的整天注射，手臂露在外面，沒有按摩、保暖，所以右手患有嚴重的風濕關節炎。治風濕關節炎的藥，不問中藥、西藥，多服都是要傷胃的，所以我採用土方：製一隻雙層——夾的衣袖，用浸透薑汁（乾了）的棉花，放在夾層的衣袖裡，不論白天、晚上，天熱、天冷，一直戴在右臂上。一方面，右手臂輕微運動，使右手臂的活動空間增大。就這樣的保暖與運動，經一年多時間，右手嚴重的風濕關節炎，才完全好了！只是右肩變得比左肩高些。

二、腸部的手術，引起後遺症：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，吃什麼（中、西）藥，都不見效。雖飲食、睡眠如常，身體即越來越瘦，到六十一年（六十七歲）八月，身高一七六·五公分的我，體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。那時，晚上睡著了就會出汗；頸項與胸部有黏汗，雖然不會滴下來，可是怎樣也揩不清淨；早起有涼意，等到吃了稀飯，從頭面、頸項到胸背，無不大汗淋漓。沒有什麼苦痛，可是越來越虛弱無力，搖搖欲倒，直覺得到了死亡邊緣。但業緣末了，不可思議的因緣又來了。我那時住臺北的報恩小築，上海商業銀行的沈居士，來電話說要見我，護病者告訴他：老法師身體虛極，等身體健康些再聯絡，但沈居士還是來了。他不知報恩小築的地址，所以請張禮文居士陪來。他見了我的病態，也就沒有話好說了。張居士願意為我診脈，我雖沒有見過他，但在四十三年前後，曾從報上知道：服務於中央信託局的張禮文，治好了一位患肺結核而已病臥不起的患者，所以也就讓他診治。他診斷我是陽虛，開了一劑扶陽的參附湯加減，並說明黑附塊的煎法。我只吃了一劑，頸項、胸部的黏汗，就沒有了。（從此服湯藥，後來改用膏方，膏方的一再修改，到現在已服用二十七年了。）這位不是職業醫師的名醫，不請自來，使我從死亡邊緣活過來，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！「業緣末了」，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。

病總算好轉了，身體也硬朗些，但體重還是不見增加。承美國沈家楨居士邀請，在六十一年（六十七歲）底，由顧世淦陪同，經日本而到紐約，住在長島的菩提精舍。安靜，空氣清新，尤其難得的，是得到日常學友的照顧！在長島半年，體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；

在紐約作健康檢查，我的肺結核竟已全愈了，這才由日常陪同回臺灣。回來不久，使我長住臺灣的李子老去世了。福嚴與慧日二道場的住持任滿，要集眾會議通過。見人多，說話多，體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。不得已，在六十二年（六十八歲）冬，除二三人知道外，隱居到臺中南屯路的靜室，就是《妙雲集》校對出版的地方。起初不見客，不說話，身體才漸漸的恢復過來。靜居中，閑來翻閱《史記》，發見些神話化的古代史話，引起研究的興趣，到六十四年（七十歲）初夏，一年多的時間，寫成了（三十四萬字）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。想不到的，體重已從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。到這，小腸栓塞引起的病，可說全愈了，但三年半的時間，也就這樣的空過了！

「人生無有不病時」，對我來說，這是正確不過的，健康只是病輕些而已。六十四年以後，體重漸增加到五十八公斤，可說是我老健的時代。六十七年（七十三歲）七月，從南屯路移住臺中縣太平鄉華雨精舍。七十五年（八十一歲）冬，身體又感到不適，到南投永光別苑（起初沒有名稱，我稱之為「寄廬」）小住。這裡很寧靜，山上空氣又好，所以後來時常來住；特別是夏天，氣候清涼得多。不過身體又越來越差了，下午說話的聲音，越來越低沈，多說幾句，氣就會上逆而咳嗽。七十九年（八十五歲）臘月八日，我還知道臘八粥煮得不太理想。初九早起，坐在床上，搖搖幌幌的倒了下去。再坐起來，再倒下去，虧了明聖的扶持，才能起身到經室中坐。我不知什麼病，只是近來有些頭痛而已。明聖預定十二日去花蓮檢查身體，機票也買了。見我的情形異常，怕去花蓮而我病情加重，所以雇車送我到甲蔡博雄醫師處，這是經常關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。兩天後，轉沙鹿光田醫院，經掃描發現，左腦部有瘀血，需要趕快開刀。明聖向真華法師報告，真華與花蓮的證嚴（慧璋）連繫，決定轉移到臺北的台大醫院。台大方面，由曾漢民大夫率車南下沙鹿接我。到了台大，一切已準備就緒，立刻進入手術室，手術順利完成後，進入加護病房。這幾天的事，我完全失去了記憶，連怎樣從臺中到甲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據說：我在甲時，飲食如常，按時喝茶，還要看報呢！但記憶完全失去了。從加護病房轉住病房，五六天後，才完全清明過來。到八十年（八十六歲）正月十五日出院，共住了三十一天。腦部積有瘀血，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，會發生半身不遂，不能言語，類似中風的病態。虧了明聖要去花蓮，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——半身不遂，不能言語的病。他要去花蓮，是我又一次的難可思議的因緣。出院後，先到大甲永光寺靜養，然後回臺中華雨精舍。春末，患了帶狀疱疹，拖了三個月才全愈。

八十年秋天，福嚴精舍重建落成，我去參加盛大的慶典。人客見多了，引起血壓升高，脈搏增快的現象。冬初，去屏東法雲精舍小住——這是依道、慧潤建立的道場，因鼻過敏而引起鼻炎。回華雨精舍後，發生腰脊骨神經痛，真是起坐為難。在惠民醫院電療，似乎不痛了。八十一年（八十七歲）夏天，去永光別苑靜養，承真智把日產的小型電療器給我，起初一兩兩次——上下午各一小時，後改為上午一小時，腰脊痛漸漸的好了，但這只是控制，病根是不可能斷除的。冬初去花蓮靜思精舍，鼻炎又大發，右頤都腫了，憑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針，七天才算平復。從腦部手術以來，語言的聲音響亮了，見我的人說我身體好。其實，帶狀疱疹，鼻炎，腰脊骨酸痛，接二連三的小病，身體越來越衰瘦，到八十二年（八十八歲）春天，體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。

「生老病死」，老了就不能不病，如眼、耳、牙齒、記憶力等，老年不免多少變化，這

就是病呀！一生多病的我，老年病更多。中秋前，回到華雨精舍，在下層肋骨左右連結處（呈三角形向下），偶爾有些痛，也沒有注意他。九月二十二日起，那裡相當痛，痛到晚上不能入睡，還有發燒現象。二十五日，經王輝明大夫的聯絡，進住臺中榮總醫院。經診斷為膽結石，這是算不得大病的。但為了我身體的衰弱，先調理而後（初十日）進行割膽手術，順便對大小腸調理一下。十月二十四日出院，再經休養，病是完全好了，但體重只剩四十五公斤。

民國六十年（六十六歲），開始從眠椅中起來跌了一交，從此不知跌了多少交了。幾年前腦部淤血而住院，還不是跌交碰撞所引起的。最嚴重的，要算八十六年（九十二歲）二月十九日的一交。跌倒起來，感到左腳筋痛。一天天嚴重，左肩背也痛，延伸到左肋骨，後來連右腳也痛了。二十二日，住進臺中榮總醫院治療；等到好些，又坐輪椅去復健處復健，四月初三才出院。病可說好了，但左肩背彎了，成為「夾肩馱」。

夏季，去南投永光別院，真華法師新建的「中道學苑」都住了二十多天。空氣清淨，人事簡單，身體又似乎好些。可是到了十月三十日晚，感覺聲音變了，喉音沙啞，咽喉也不舒服，漸漸咳嗽起來。嚴重的惡性感冒，白天咳嗽，晚上的咳嗽也多，睡眠不足，引起胃的消化欠佳。有幾天中午，幾乎不想飲食；習慣的中午一碗湯，從此停止了。食品到了小腸，部分就化而為氣，肚皮鼓鼓的，輕輕敲，咚咚響，我每戲稱之為「一肚子的氣」。好在前面出去，後面進來，沒有阻塞，但卻影響了大腸。感覺要大便，其實是氣要出來；氣出來，有時帶些大便。這樣的情形，下午最嚴重。好心的醫生，不請自來；有的是中醫，有的經儀器的測驗而用中藥的。大家主動發心而來，也增加了困擾。病況一直拖下去，身體一天天的感覺虛弱。今年（九十三歲）三月二十四日，就到永光別院去住；六月二十九日才回到臺中，身體也可說好了，但這當然是不徹底的。

去年跌交以來，身體漸漸的瘦下去，瘦到皮包骨了。有人說：「有錢難買老來瘦」，瘦對老人是有利的。但我覺得瘦了，體力也差了。早上不能自己起來，兩足站不穩而要屈下去。白天好些，慢慢的走，也還是搖搖擺擺的。我不希望身體會再健康起來，只是無事掛心頭，安靜的等待那最後一天的到來！

三四 我缺少些什麼（pp.221-227）

今年九十三歲了，回憶我的一生，覺得我的一切，在佛法中的一切，都由難思的業緣所決定，幾乎是幼年就決定了的。當然，適逢這一時代，這一環境，會多一些特殊的境遇。我應從出家以前的，理解出家以後的一切。

我幼年身體一向寡薄。曾患了大半年的瘧疾——四日兩頭；這在當時，是沒有看作什麼大病的。身體寡薄，而發育卻又早又快，十五歲就長成得現在這麼高了。寡薄瘦長的身體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應有深切的影響。

我生於丙午年（民國前六年）與身分證年齡差了五歲。我又不要逃避兵役，又不會充老賣老，為什麼多了五歲？說起來是可笑而可悲的。民國三十年，我任合江法王學院的導師。晚上去方丈室閒坐，宗如和尚問我：「導師！你快六十歲了吧」！我聽了有笑不出

哭不出的感覺，只能說：「快了！快了」！三十六歲的人，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，我那憔悴蒼老的容貌，與實際年齡太不相稱。說出實際年齡，是會被外人（在家人）譏笑的。從此，就加上五歲。說習慣了，三十五年（四十一歲）在開封辦身分證，也就這樣多報了五歲。我想，身分證不用改了，實際年齡還是改正過來吧！

六歲（民國前一年）的六月中，我進私塾去讀書，學名「明洲」。民國元年（七歲），跟了父親去新倉鎮，進第二初等小學堂。四年（十歲）冬天，小學畢業。五年（十一歲）秋天，去離家二十多里的硤石鎮的開智高等小學堂讀書。我是插入二年級的，七年（十三歲）夏天就畢業了。

回憶起來，在初小、高小修學時，我的特性——所長與所短的，那時就明顯的表現出來。一、我與藝術是沒有緣的。寫字、圖畫、手工、唱歌（還有體操，那是與體弱有關），我在學校中，怎麼也不可能及格的；所以平均分數，總不過六十幾分。沒有藝術氣質，所以學過吹笛、拉胡琴，怎麼也不合節奏。我也學過詩，詩韻、詩法懂一點，可是哼出來的，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。我不會欣賞音樂，也不懂名家字畫的好在那裡。說話沒有幽默感，老是開門見山，直來直往。對一個完全的人生來說，我是偏缺的。

二、七歲就離開了母親。父親到底是父親，生意忙碌，除了照顧換洗衣服、理髮外，缺少了慈母那樣的關懷。十一歲到硤石去讀書，寄宿在學校裡，連父親也不見了。自己還不會照顧自己，不知道清潔、整理。鄉下來的孩子，體格差，衣服、文具都不及同學們，產生了自卑感、孤獨感，什麼都不願向人傾吐。除了極親熟的，連向人說話都是怯生生的。生性內向，不會應酬，是我性格的一面。

三、我也不能說沒有長處，學校的功課方面，國文、算術、歷史、地理，特別是國文，我是不能說太差的。在高小第三學年，張仲梧先生授國文，我有了長足的進步。我的作文，善於仿古，又長於議論。一篇〈說虎〉，曾得到了五十分（滿分）加二分。所以在我的性格中，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。自卑與自尊，交織成我性格的全體。我不愛活動，不會向外發展，不主動的訪晤人。到現在，我也很少去看人的，而只能在安靜的、內向的，發展自己所能表現的一面。

四、我從小有一特點，就是記憶的片面性。一部分（大抵是通過理性的）不容易忘記，一部分（純記憶的）實在記不得。從家到新倉，不知走了多少趟，但自己還是會走錯的。直到四十四歲，在香港灣仔佛教聯合會住了近兩個月，時常去跑馬地「識廬」。跑馬地是電車總站，所以到跑馬地下車是不會錯的，而從跑馬地回灣仔，那就不是下早了，就是過了站。進大醫院去，如沒有人陪從，每每就走不出來。對於人，人的名字（歷史人物倒還容易記），也是一樣的記不住。有的見過幾次面，談過話，同吃過飯，下次見了，一點印象都沒有，這也難怪有人說我高傲得目中無人了。對於信徒，問他姓什麼，一次、兩次，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再問了；見面非常熟，就是不知道他姓什麼。非要經多次接觸，或有什麼特殊情況，才會慢慢的記住。門牌、電話，那是從來記不得的。不認識路，不認識人（不要說年齡、生日了），決定了我不會交際，不適於周旋於社交的性格。

從小就身體寡薄，生性內向，不會應酬。自卑而又自尊的我，以後當然要受此因緣所局限而發展了。父親見我是不會生意經的，讀書還聰明，所以要我去學醫。在學醫期間，

因見到「醫道通仙」想出外學仙去。無意世間一般的傾向，已充分表現出來。父親見我學仙著了迷，不能讓我再這樣下去，於是要我到小學裡去教書。從十年（十六歲）下學期起，到十九年（二十五歲）上學期止，整整的九年。對於教小學，我應該是不合格的。我是拘謹而不活潑的；圖畫、音樂、體操等功課，我是不能勝任的。不能勝任的工作，當然是沒有興趣的。我的興趣，專心於自己的閱讀，但已從丹經、術數，而轉到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，孔、孟四書，《舊約》、《新約》；佛教的經論：都沒有任何人指導而全憑自修。

前生的業力，幼年的環境，形成了自己的特性。從完整的人生來說，我是缺點太多了的。以知識、能力來說，我是知識的部分發達，而能力是低能的，沒有辦事能力，更沒有組織的能力。從知識、感情、意志來說，我的知識是部分的，但以自己的反省來默察人生，所以多少通達些人情世事，不會專憑自己的當前需要，而以自己的見解為絕對的。我不大批評人，而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。說到感情，我不知道應用怎樣的詞句來形容自己。我沒有一般人那種愛，愛得捨不了；也不會恨透了人。起初，將心注在書本上；出家後，將身心安頓在三寶中，不覺得有什麼感情需要安放。我的同參道友、信眾、徒眾，來了見了就聚會，去了就離散，都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。與我較關切的學友，從來是無事不通信，就是一年、幾年，也不會寫封人情信，但我並沒有生疏了的感覺。離了家，就忘了家；離了普陀，就忘了普陀；離了講堂，就忘了講堂。如不是有意的回憶，是不會念上心來的；我所記得的，只是當前。我缺乏對人的熱情，但也不會冷酷、刻薄。

這一個性，情感過分平靜，難怪與藝術無緣了。說到意志，極強而又不一定強。屬於個人的、單純的，一經決定（我不會主動的去冒險），是不會顧慮一切艱苦的。我生長河汊交流地區，一出門就得坐船。但我從小暈船，踏上船頭，就哇的吐了。坐船，對我實在苦不可言。十九年離家，從上海到天津；又從天津回上海。二十年，從上海到廈門；從廈門到福州，又從福州回廈門。二十一年夏天，又從廈門回上海。輪船在大海中，我是不能飲食，不能行動。吐了一陣，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陣；吐一陣、睡一陣，一直這樣的捱到上岸。每次，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，比我所生的甚麼病都苦痛加倍（我想，這種對我身體的折磨，與出家後身體更虛弱而多病有關）。但覺得有去的必要，毫無顧慮，二十三年秋季，又從上海到廈門了（下年春再回上海）。身體的苦，在心力的堅強下，我是不覺得太嚴重的；經濟困難，也不會放在心上。可是，遇到了複雜的，困擾的人事，我沒有克服的信心與決心。大概的說：身力弱而心力強，感性弱而智性強，記性弱而悟性強；執行力弱而理解力強——依佛法來說，我是「智增上」的。這一特性，從小就形成了，我就是這樣的人。然而，在來臺灣以前，我不能認識自己。我的學友——演培、妙欽、續明們，也不能認識我，不免對我存有過高的希望。來臺的長老法師們，也不認識我，否則也不用那麼緊張了。我所缺少的太多了，能有什麼作為呢？對佛教只有慚愧，對學友們只留下深深的歉意！

三五 最後的篇章 (pp.227-228)

我如一片落葉，在水面上流著，只是隨因緣流去。

流到盡頭，就會慢慢的沈下去。

人的一生，如一個故事，一部小說，到了應有的事已經有了，可能發生的事也發生了，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，再說再寫，如畫蛇添足，那就應該擱筆了。

幼年業緣所決定，出家來因緣所發展，到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呢！最後可能補上一筆的，不過是這樣的一則：

xxx年x月x日，無聲無息的死了。